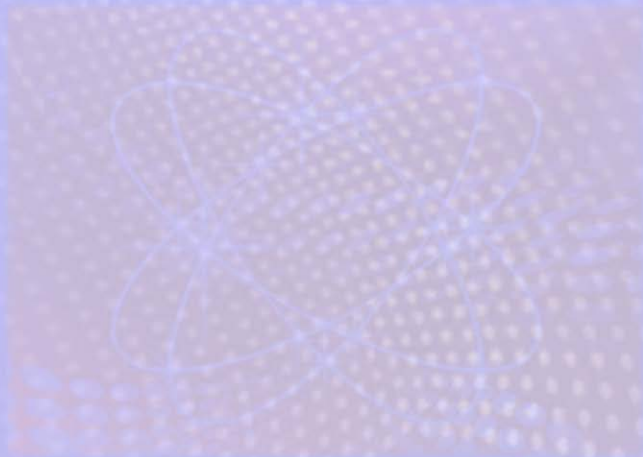


六盘山文化丛书

短篇小说卷

3

周庆华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盘山文化丛书. 3, 短篇小说卷 / 周庆华主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227-04210-5

I. 六… II. 周… III. ①文艺—作品综合集—固原地区—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IV. I218.432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0154 号

六盘山文化丛书·短篇小说卷

周庆华 主编

责任编辑 屠学农

封面设计 吴海艳

责任印制 石 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82 千

印 数 3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210-5/I·1122

总 定 价 398.00 元 (全 12 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二

中共固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庆华

近十年来西海固文学取得了长足地进展，尤为突显的是短篇小说的创作。石舒清、郭文斌分别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了一容获得了春天文学奖，石舒清、了一容分别获得了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频频出现在《中国作家》《人民文学》《青年文学》《民族文学》《飞天》《朔方》《中国铁路文艺》等刊物，也有许多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短篇小说是西海固文学的主干、主流和支撑。

录入本书的十三位作家是当下西海固作家群中短篇小说的骨干作者，所收录的作品，也大多发表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等知名刊物上，既是刊发在我市《六盘山》文学双月刊上的作品，也被《小说选刊》选载，能够反映固原短篇小说创作的目前成就和水准。

西海固作家从未停留对文学艺术上跋涉、追求的脚步，而是投身火热的生活，潜心创作，述写历史，反映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描绘六盘山人民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昂扬向上、奋力拼搏、脱贫致富、建设小康的壮丽图景，细腻深刻地描写普通大众在时代风云变幻、社会急剧变革时期思想、观念的变化，心理思绪的微妙波动，从而凸现出了近十年来六盘山所发生的变化在人的精神层面上的流动轨迹。

祝愿西海固作家群能够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短篇小说，能够获得更高的文学奖项，能够为人民大众奉献出更为精美的精神食粮。

2009 年 7 月

序 三

石舒清

1.前不久南台先生忽来一信,对我提出忠告,劝我可暂缓写短篇小说,尝试写写长篇。南台先生的意思是,一个真正有分量的作家,没有不写长篇的,没有不是靠长篇立足文坛的。质疑诺贝尔文学奖,有几个作家是靠写短篇厕身其中?类似这样的话,陆续也还听到一些。老实说,这话是有些道理的,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与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之间,其分量的悬殊是不言而喻的。歌德写《浮士德》写了六十年,曹雪芹的《红楼梦》写了十年,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但是如果说鲁迅或契诃夫写一个短篇小说用了十年二十年,就有些让人费解了,即使是十年磨一剑,那也得磨的是剑,而不能把一个水果刀煞有介事的磨上许多年。做小事情的人,或是做事从小处着手的人,总喜欢以小喻大,譬如说一叶知秋,窥斑见豹,譬如说尝一脔而知全鼎,滴水里面藏大海等等,说的都是这样的道理。我因为正是一个习惯于从小处着手的人,于是长期以来,就很认同这样的理论。然而现在,年已不惑,就对这样的论调有些警惕,觉得这即使不是睁了眼睛说瞎话,也实在是一种自欺。滴水里面藏大海,一人里面有万人,清谈高论的时候,倒也是可以这样说说,也无妨什么,但是当在一个地方发生着海啸时,当无数的生灵没顶于一瞬时,我们还说,那不过是一滴水在做怪,就有些不合时宜了。理论可以绝对,生活却总是相对的,在实际生活中,重的就是重的,大的就是大的,重大之器,自然是更具有分量感和影响力。遍查诺贝尔奖获得者,真是没有一个短篇小说作家在这个名录里面。记得以前有人轻薄短篇小说时,我总是会举出鲁迅的例子来,然而这恰恰予人口

实,得到的反驳是,这正是鲁迅先生的遗憾所在啊。甚至有一些作家,在写长篇之余,把写短篇仅仅视为练笔和休整。

短篇小说,真是这样不堪大用的水果刀么?

2. 然而在这个凡作家都磨刀霍霍,经营长篇的时候,在许多出版社纷纷呼求长篇,漠视短篇的时候,一些评论家,几乎是英雄共识,对短篇小说表示了相当的肯定和期待。李敬泽写过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向短篇小说致敬》;胡平在一篇综述性的文章里,开篇即说:“2008年的短篇小说,总体上,仍比长篇小说成熟得多:你很难找到几部挑不出明显弱点的长篇小说,但是可以举出一些使你完全满意的短篇小说。”一个“仍”字,显示出这种评价的一惯性;邵燕君在其《2008中国小说》一文中,也是开篇就说:“编选2008年最佳小说,有一种久违了的富足之感。这感受尤其来自中短篇,”提及长篇创作时则说:“当下长篇创作这个总体令人失望的参照系。”作为一个专门从事短篇写作的作者,这样一些信息和观点,自然会让我留意并因此斟酌:与其长篇写不好,容易写成水货,那还不如结结实实写我的短篇。而且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假如我真的写好了短篇小说,那么这种艺术形式,完全可以充分地表达我的感受及见解。说实话,我很喜欢短篇小说这种形式,我知道它难成黄钟大吕,知道它不是青龙偃月刀,但它是手术刀,在一些大刀阔斧不能施展的地方,它可以携锋带锐,索幽探微。如果真的能沉浸其中,那它里面的天地景观,也是可以大至无限,取用难竭的。

3. 当下,以文学的标准来说,对诗的评价是最高的,认为在整体创作不景气的情况下,诗还保持着一定的水准,护守着文学的起码尊严。其次得到认可和好评的,就是短篇小说了。

全国如此。宁夏如此,固原历来作为宁夏文学的半壁江山,好像也不例外。

选在这里的十三个短篇小说,绝大部分都在全国的各种选本里出现过,就是一个明证。其中的一些小说,想必还会陆续地出现在各样的选本里,供人赏读吧。这些小说,此前我几乎都看过的,此番再看,真是有一种野花烂漫,蜂鸣阵阵的感觉。

让这样的野花更多开一些,让这样的蜂鸣声雄浑起来。

(作者系著名作家,宁夏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父亲讲的故事	石舒清 /002
点灯时分	郭文斌 /014
风中絮语	火会亮 /027
发芽	马金莲 /037
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	了一容 /055
耶其目的老房子	古 原 /066
画在树荫地上的刀	李 义 /075
一票之谜	杨友桐 /090
婴儿车	穹 宇 /113
麦忙季节	苏炳鹏 /125
狮子大张口	竹 青 /136
上新疆	辛小慧 /161
无法感伤或东奔西跑	李 方 /181
后记	尹文博 /201



石舒清

在中国当代小说的王国，石舒清的精美短章是独一无二的。他以其细致、幽微的洞察，深刻而有分量地书写着一个民族生存与生命的意义。在令人叹服的书写中，充盈着自尊、庄重、信仰坚定的精神内核，同时也有着令人感动的诗意与温情。神性，诗意，这两种美好品质的完美融入，不仅使自己的写作有了深度，也有了让人信服的高度。

父亲讲的故事

石舒清

驼 粪

那时节，我就是七岁多一些。记下的事情像是牢实得很，一辈子都忘不掉。

先说个骆驼的事。

那时候，村子里常过骆驼，是脚夫哥们赶的。有骆驼队，有骡马队，你的一个姑太爷就是顺德客的骡子踢坏的。那骡子说是个头高得很，膘也好，膀子上肥得苍蝇都趴不住，能驮三四百斤走长路。已经有一口袋麦子驮着了，你姑太爷和顺德客又抬了一口袋往它背上架，它大概看出你姑太爷是个生人，不顺眼，膀子一拧，就给了你姑太爷一蹄子，正踢到眼眶骨上，糊涂了一天一夜，从山背后请了一个老中医守着看，也没有救下他的命。都是常来常往的老朋友嘛，你姑太爷个子碎（小的意思），人是一个大肚量人，把羊皮羊毛发给顺德客，几年不见面，几年后把钱再拿来都是可以的。顺德客难过得很，后悔得很。但说到底是牲口踢坏的，又不是人踢坏的。顺德客留下两个骡子，你姑太爷家没要。这个不要是对的。顺德客吁

着骡子哭着走了,听说是改了线,再没有打你姑太爷的庄子里走过。

脚夫们有打陕西来的,有打宝鸡、平凉一带来的,也有四川来的。

叫我忘不掉的是骆驼队。

不知道为啥,骆驼队都是夜里过,白天是见不着一个的。有时节灯还没有吹,在窗台上亮着,你祖太太就凑在灯跟前补这个缝那个,实际上你祖太太的眼睛已经看不着了,是黑摸着补呢,她先是找到破的地方,拿手一遍一遍地摸着熟悉着,然后把破的地方捏紧,针脚跟紧着补过去。针脚有些粗,有些歪扭,大样子还是看得过去的。那时节你祖太太已经是九十多岁的人了,刚刚吃过饭,刚刚把碗放下,刚刚用手把嘴擦过,你问她,你老人家吃了没有呢?说没有。说你刚刚把碗放下,碗都没有洗,咋能说没有吃呢?她说,我吃了吗?我记着我没有吃。然后眯着眼睛像是想了一阵子,有些委屈埋怨地说,你们哪个给我吃呢,你们都是个人顾个人吃。你要是再端来一碗饭呢,老人是真吃呢。但是再不敢端了。实际上她是吃了嘛,她心里没数,我们心里是有数的。就是忘不了做针线。针鼻关在哪边都看不出来了,还做。一做针线,眼睛往上的皱纹就多起来,一个把一个挤得不行,两个眼睛里还流水,不是眼泪,就是水,把老人家的脸泡得像一个烂果子。你祖太太是咱们家里寿数最高的人,庄里有些年龄大的人说,她老人家活了九十九岁,还有的说过了一百岁。你祖太太做的最后一个针线活就是你的尿布子,拿一些布片片往一起弄。说个不该说的话呢,她常摸你妈的肚子,摸着说,活嘛也活过了,福嘛也享过了——也不知道她享的是啥福,要是重孙孙下来,看上一眼,她就走,再不活在世上丢人现眼了。可是把你的尿布子没弄完,老人家就无常了,过了一个多月你才养下,这个我给你讲过吧。

我就记得你祖太太凑着煤油灯做针线的时节,能听到骆驼队过村子的声音。骆驼都是有铃子的。当啷,当啷,还不像是这么个声音,是咋的个声音呢,我想办法给你说一说,这个我记得牢实得很,就像昨儿夜里还听过一样,我给你咋说呢?唉,秃嘴笨舌的,没办法说出来。就是叫人忘不下,想起来人的心都要忍不住颤了,像是要化掉呢。一阵阵听起来远得很,像在天边边呢,像紧贴着豆子大的星星走呢,一阵阵又响起来,像离着街门

不远。狗也咬起来了,就像是在咬这些铃声。狗的声音听起来像蔫萝卜。但是听得出来,狗没有办法咬那些声音,它们咬不上,一声一声都咬在了旁边,空处,那些声音像是一点子也不怕,一点子都不乱,有时候简直是没有了,费了劲去听,听得耳朵胀,听得人像是从深崖里掉下去,掉不到个实处,没有底底子,听得人像是一个空壳壳子,心都像不跳了,还是听不到它们的声音。但是不知咋弄了一下,又听到了,像个绣花针的针尖尖一样,在你的眼前头,一下一下地清楚着,但总还是有些不清楚。像是太清楚了,人会受不了。不知道你祖太太听到这声音没有,也没细问过。还有个要说的,就是一想起这些驼铃时,就会也想起窗台上的灯盏来。那灯盏黑糊糊的,有一个人的拳头大,火苗儿就像随手掐下的一截韭菜叶子。在驼队经过的时候,这一截韭菜叶子也不长一下,也不短一下,也不动一下,就那么端端正正一动不动地站着,像是和远处的声音有着一种啥关系。那时节觉得,就是贴在灯盏跟前,鼓劲吹这灯,也吹不死它。还有你祖太太,对着窗前的灯盏背坐着,背影子那么大,黑糊糊的,头低下去只叫人看到个脑勺子,看起来也像是一个还没有点着的大灯盏。这一些子给我留下的印象真是太深了,一想起心就不由得跟上走了,像是我的魂丢在那里了,不想嘛还罢了,想起来就觉得只有美美地哭一场才能舒服。

有时候灯吹了,人睡下了,还能听到那声音,不远不近的,不紧不慢的。灯一吹,像是把它能听得更清楚了。但是听起来像是结了冰打了霜一样,叫人觉得冷清得很,无缘无故地伤心得很。狗还在有心无意地咬着。这里一声那里一声的,风吹散的野蒿子一样。脚夫哥们都是冬天过。跟驼铃子的声音比较,狗叫声听起来还算是暖和的,汪地咬一声,它们喷出嘴来的雾气像是都能看见。现在村子里的狗不多了。那时节狼多,常跑到村子里来叼羊,狗就也是不少的。现在想那时节狗叫的声音,就像是夜里的一些火把。只要灯亮着,狗叫着,骆驼队不紧不慢地由村子里走过去,人心里就是很安宁很踏实的,像是没有啥害怕的了。还有一个奇怪的情况,灯亮着时还觉不来,灯一吹,睁着眼睛,听着像有又像没有的驼铃声,再睡上一阵阵,就会觉得不但是驼队在慢慢地走在黑夜里,睡在炕上的人也像是一

晃一晃地向哪里去,说不清是往前走还是向后退,像是黑沉沉晕乎乎的说不来个方向,又像是原地旋转着,就像是睡在大大的磨盘上。这么着一摇一晃,再加上个旋转,人就一点一点地忘了自己的胳膊腿子,睡着了。

没有。我记着骆驼队没有在村子里住过。在我的印象里驼队是一直走着的,没停过。实际上跟路边的人家要过水,干粮啥的。咱家住得偏,过了那么多年驼队,脚夫哥也没有到门上来过。出门人是很大胆的,但也是很胆小的,听说他们跟路边的人家买东西换东西时,街门里都不进去的,就在街门外头规矩地等着,一拿到手里,道个谢就走。他们出手是大方的,你拿一碗黄米就能换值几碗黄米的东西。但是你不能一见便宜就收不住闸,背出一麻袋黄米来跟人家交换。脚夫哥一次最多只换一小盆黄米,多了人家是不要的。村里人也清楚便宜得一点一点地占,不能一下子占尽,于是就按脚夫哥的来,脚夫哥说换多少,就换多少,脚夫哥顺手给什么,就拿什么,总之闭着眼睛也不会吃亏的。都在这世上活,无论主人客人,各自都有着各自的规矩的。

但是也有破规矩的。也难免,骆驼队过了多少,再好的糜地里也出个火穗呢。常出事不好,但一件事情都不叫出也不可能。这事情说来没有发生在咱们村子里,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水淌清。那时节无论是咱们村子,无论是水淌清,都小得很,咱们村子是两个队,相对还大些,水淌清就只有十几户人家。说是两个村子邻居着,但看起来要比现在远老多。

一天夜里就发生了个事情。

路边上一户人家的儿媳妇脑子一热,跟上脚夫哥跑了。具体是谁家我就不说了吧。说了也不妨事,就是那个那个谁家。那个女人本身是有些个俊,本身就不大看得上自己的男人,脚夫哥在街门上站过几回,两个眉来眼去地沟通上了,就叼了个机会跟上跑了。

这个女人错就错在跑了就不该再回来。但是她回来了。回来也不能再回水淌清呀。她端端儿回到水淌清来了。大概过了个一月半月吧,她就跳到水窖里去了,怀里还抱着她的个女儿。都淹死了。都夸着说这个媳妇子

野是野,但还算是仁义的,把女儿抱着淹死了,把儿子给婆家留下了。

两个庄子离得近嘛,我们一伙子娃娃还跑去看了呢。屋子里又黑又窄,紧挨着门槛停着母女两个人的埋体。那时节的记性就是好,我还记得用一条补满了补丁的红单子盖着,一揭开来,先看到大人,再揭得开些,就看到睡在她胳膊边的碎女子。

就听到人们议论说,要是能捉到那个脚夫哥,就在这两个埋体前头把头用老刀子割掉了,就算是美死了。

但绝大多数脚夫哥都还是好的,都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地吁自己的骆驼。要都像那个不负责任地乱领女人的脚夫哥,他们出门在外,无亲无故的,势必要被村里人捉住,一个个宰掉。听说脚夫哥们在这点上规矩是很大的,比如已经混熟的人家,一天夜里又到他们门上,发现女主人出来,男主人不在时,脚夫哥就会匆匆告一个别,到另外一家去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和村里人再熟悉,他们也不会村子里过夜。据说他们都是在荒野里过夜,就算下大雪也是这样。据见过的人讲,大雪天,他们找一个僻背的地方,让骆驼一字儿排开,挨紧着卧下来,然后每个人把骆驼头跟前的雪清去,清出够一个人睡的地方,然后在每个骆驼脖子上吊一个草料袋子,夜里,人就睡在骆驼的脖子下面,一边听骆驼吃草料,一边在骆驼的脖子边上望着天空扯闲话,只要把腿脚和头顾缠好,是不很受罪的。

实际上骆驼的脖子比几个棉被都要厚的。

我已经七岁多了,得帮家里做点活计了,我最爱干的就是拾粪。

那时节每家都有几个拾粪叉叉的。

拾粪最好是赶早儿,星星还没落净,但又能看清地上时,最好。太早了看着粪,太迟了粪叫别人拾去了。说起来,拾粪的时节嘛,冬天最好。冬天是有些个冷,可是呢冬天的粪容易冻住,冻住就容易拾。上去先来给一脚,踢得动了,叉子一端,就整个地端起来了,又轻省又方便又一点也不浪费。不像别的时节,看着一泡粪大得很,但一点点捞到背篋里得老半天。牛粪驴粪的倒罢了,遇上狗粪人屎,还臭得很。冬天的粪就没有臭味。

但我最爱拾的还是骆驼粪。不要看骆驼比牛还大,拉下的粪却不大,而且不像牛那样稀嗨嗨地给你拉一大滩,骆驼粪是一个个圆蛋儿,比核桃大不了多少。

骆驼夜里走过村子去了,我们赶早儿去拾骆驼粪,抢着拾。实际上拾骆驼粪用叉子倒不得劲,你用叉子一拾核桃就知道了。干脆我们就用手去拾。拾回来我们先玩,然后再给家里烧水填炕用。那时候是有不少关于骆驼粪的玩法的,现在像是忘掉了。细细想还能想得起来吧。

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小儿就见过骆驼的,今儿给你讲这些,一细想,才觉得那时节我不能说是见过了骆驼,我只是见过骆驼粪,听过它们脖子底下的铃声。

说起来我第一次亲眼见骆驼已经到了十五六岁,那时节你爷爷在银川劳改,我骑自行车给他老人家去送吃的,路过中卫,第一次见到了骆驼,说个老实话,我有些意外,觉得它们不像。

拆 墙

再给你讲一个拆墙的事,也是发生在夜里,也是印在脑子里一辈子不能忘掉。

你多少是个知识分子,看事情比我全面透彻。我们没知识,但是也活出了一些个老经验。我的一个经验就是,这世上哪一天都有风呢,区分只在个风大风小罢了。有时候风大得你抱住一个树也站不住,有时候又小得你觉都觉不来,像是没有风,实际上是有的,实际上像是没有风的这些个风是很厉害的,会防的人就防这一路子风。说是常常叫人鼻子龋的感冒的风就是这种风。看着没有,实际上有,想一想这有多可怕。这是最歹毒的风。一句话,完全一丝丝风都没的日子是没有的。这就是我的个经验和认识。

那么我说这个话是个啥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活着你就不要指望轻松,不要指望啥事情都没有,活着就是来承当大大小小数也数不来的

事情的,除非死了就没事情了。但死了到底还有没有事情,活着的人说了是不算数的。

就像有一段日子风天多一样,我小的时节,跟你们相比,稀奇古怪的事情要多一些,也难免,刚刚儿改朝换代嘛。当然你们也有你们的事情。

说到你爷这个人,你是知道的,话少,人稳重,待人实诚,但也不安分,好做个小生意。咱们人老五辈都爱做个生意,但没一个把生意做大的,我跟你爸爸(叔叔之意)做生意二十多年了,一点子起色也没有,将就着能过个日子罢了。实话说,我从心里头也没有想着做多么大的生意,将就能过就成了。我觉得生意做得越大越危险,还是脚踏实地小买小卖的好。这话没出息。谁想这么说说去,个人有个人的活法。一风吹了的事太多了。但你爷跟我跟你爸都不一样,你爷心里头谋着是要做个大生意人的。就是没做成。你爷命不好,要是把你爷放在现在,说不定就做成了。咱们家,就你爷还像个正经生意人,都说像你祖太爷。你祖太爷省吃俭用把光阴置下,叫你太爷一脚踢了。光阴是个啥?是个皮球,今儿一脚踢到了我手里,明儿一脚踢到了他手里,没有谁一家一姓把个球祖祖辈辈都攥在手里的,不该你攥时,你就是把吃奶的力气费上也攥不住。

你爷刚开始做生意时,买了个老驴,花的钱不多,刚买来的时节,驴膝盖还烂着,你爷就用胰子给洗,洗后用手巾缠住。就好了。好了你爷就赶着驴去固原炭山驮炭,连夜走,一来回得三四天,来回挣多少钱?一块大洋。一块大洋值多少?能买一口袋麦子。一口袋麦子也就一百七八十斤。你爷这个人,第一个能下苦,第二个人实诚,驮的炭都是最好的炭,最上头的炭和最下头的炭一个成色,再一个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说好给谁家去驮炭,回来,旁人出多高的价也不让,端端儿驮到订好的那一家去。就这么着做生意,慢慢地生意就有起色了,就不再驮炭,下宝鸡贩布匹,这里把粮食驮上,到宝鸡换回布匹来。那时节布贵得很,一个裤腰也得一口袋粮食。你爷靠的还是这个守信和实诚。这时候你爷又交往了你干爷马富荣等几个有钱人,结拜成了弟兄,准备好好地干一场了。结果风声紧了,应该说刚开了个头就结束了。这个我以后给你说。你爷从宝鸡骑回一个自行车来,就发

现在已经有些个不对劲了。实际上你爷那几年一直是泼着胆子往外跑,心里头还是害怕的。这一会儿就不敢去了。那时节全县还没几个自行车,你爷就有一个了。一看风声不对,你爷就把自行车拆了,藏到磨坊里了。人问你的自行车呢?你爷说老鼠啃着吃了,一时节庄里的人都传说你爷的自行车让老鼠啃着吃掉了。当然都是当个笑话说。你爷不是捣布匹换粮食嘛,存下了不少粮食,下不了宝鸡了,咋办,在院子里挖了好几个窖藏起来。这些粮食以后哪里走了呢?我慢慢给你说。唉,不说像是真的没个啥说头,一说才知道陈谷子烂麻的多得很。长话短说,你爷跑生意不但是没跑好,还把祸招上了。先是给咱们定了个地主。可是地咱们其实没有多少,就商量来商量去,定了个上中农。

你爷哪里都不敢去了,就窝在村子里劳动。实际上你爷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很明显,一辈子都没改过,就是他总想一个人干,不想和大家搅和在一起干。正是这个性格特点吧,叫他老人家后来劳改了十年。

但你爷实在是个儿子娃,这个你不想承认都不行。

那时节发生了这么个事,说来是个笑话,顺便说一说吧。

村里已有了工作组,组长姓洪。对你爷还不错。你爷这个人,是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就把个自行车装好后送给洪组长了。

洪组长一个人不敢要,就成了队里公有的车子。多的时节洪组长骑着,另外几个有头脸的人也骑着。马风义那时节是队长,也骑,没防住摔下来,一个前门牙折了半截,再不敢骑了。

我还记得那自行车,深绿颜色的车瓦,铃子响得很。洪组长骑在上面,有人没人的他都爱摁个铃子。

说那个笑话。

一天,牲口棚塌了,说是牲口棚,实际上是个崖窑,塌下来把一对牛压在下面。一大一小,是娘儿俩。你李德昌太爷当时是积极分子,真主饶恕着,他不是有个背锅吗?跑起来不方便的。当时不知道为啥,就你爷和他在附近,忙忙跑去救,先刨出尾巴来,牛腿也蹬得土冒着。两个人就在牛尾巴上用力往外拽,结果你李德昌太爷用力太过,挣出一个屁来,你爷忍着忍

着没忍住还是笑了。结果牛没有救下，娘儿俩都叫压死了。你李德昌太爷当时没有说啥，但是偷偷地去报告给洪组长了。夜里就开了你爷的批斗会，说贫下中农为了救公家的财产，命都舍着不要了，资本分子不但不用力，还在旁边偷着笑呢。你李德昌太爷当时走到你爷跟前，手指头朝上指着你爷的鼻尖子，一连问了三次，三次都只是一句话：你说说你的笑是个啥意思？

实际上他放屁的事不是你爷说出来的，你知道你爷不爱说这些个事，是你李德昌太爷自个说出来的，先是他忍不住说给了谁，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他又气冲冲地来问你爷，你爷说，姑夫，我给谁都没有说过，谁要是我说的，你领他来见我，他要不来，你领我去见他。你爷这样地一说，不要说人，连村里的狗都是相信的。

现在他们两个都睡到土里头了。

一天，我去给你爷上坟，不觉意间，看到你李德昌太爷的坟，就想起这些来。实际上他是你爷的亲姑夫。但也并不是说他有多坏，他这个人并不坏，最大的毛病也就是爱当个积极分子，一次让他代表队里的积极分子到大队里发言，他发了个一塌糊涂，胡子见白的人了，叫洪组长骂了个五五二十八。原本如果发得好，还可以到公社到县上去的，他一直指望着到县招待所吃上一顿小炒，结果当然是没吃上。他这个人心还是比较实的，能吃苦，为公家的事真的是能把自个的命豁了，他那一把把牛尾巴都拽断了，真不知道用了多么大的劲。他就是嘴有些秃，说话总是说重复话，翻来覆去的像在嚼自己的舌头。你爷劳改期间，他送过箍馍馍，还送过几包红糖。那时节的红糖可是不得了的。

先是洪组长，到后头洪组长不见了，又来了个叶组长，是个女的，刷刷头（头发短而精干之意），说话一个手爱叉在腰里，一个手在前头一挥一挥地说。这个女的不得了。人怕洪组长怕是个怕，但还没有到怕她的那个程度。这个女人的事情也多得很，一说就都想起来了，我慢慢儿给你说。

那时节的人白天劳动，夜里也劳动。

一天夜里，黑得很。在小学里念了一阵子报纸，人们就提着铁锨，背着